

Guoxue Juyao



主编●汤一介■副主编●蒙培元

2



儒

国学举要

儒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蒙培元 任文利 著

◎历史概要◎思想精要◎知识辑要

Guoxue Juyao

本书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规划

主编◎汤一介■副主编◎蒙培元

儒

国学举要

儒卷

蒙培元 任文利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举要·儒卷 / 蒙培元, 任文利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国学举要 / 汤一介主编)

ISBN 7-5351-3292-8

I. 国... II. ①蒙...②任... III. ①国学
—简介—丛书②儒家—哲学思想—简介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8749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
字 数: 361千字

(430034·武汉市发展大道32号)
5 插页 16.75 印张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3292-8 / z·1

定价: 3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序

《国学举要》是由八卷本组成的一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丛书。这套丛书分为“儒”、“道”、“佛”、“文”、“史”、“艺”、“医”、“术”八卷，每卷又分概要、精要、辑要等三篇。我们希望用较准确，但又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奉献给读者。在我们设计这套丛书时就想到，希望它能体现“举要”的特点。所谓“举要”，大体上说，应能把某一主题的基本内容的要点介绍给读者，并且方便读者了解其内容，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

我国有很长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对此自古以来人们都对它非常珍惜。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繁荣、富强的国家，是不能离开对其自身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因此很需要大家了解它和保护它。但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仅仅去了解和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去发展它，使之适应今天世界和中国发展的要求，这样就要对传统文化给以新的诠释。这就是说，今天我们肩负着文化上的“继往开来”的伟大使命。“继往开来”的文化使命，

当然不是我们这套丛书可以完全担当的，它是我们全民族和整个国家的任务，但我们这套丛书多少体现着这一“继往开来”的精神，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在这一伟大事业中起点添砖加瓦的作用，希望读者能通过它大体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而且能从这出发来考虑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至前五百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我们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又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



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会加强文化多元的格局。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21世纪的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文化区：欧美文化区（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区、东南亚文化区、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包括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希伯来文化等等。这几种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力量。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如果要想实现新的飞跃，使它得以复兴，就必须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这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回顾到希腊文化那样而重新燃起火焰。但是，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公元前一千年至前五百年之间的那个“轴心时代”的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情况下形成多元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时虽无互相的影响，但在其后的二千多年中，却都是在互相影响中发展

的。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谈到西方文化的发展时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欧洲到17、18世纪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发展。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在了解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很需要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湖北教育出版社能组织力量接着出版《西学举要》、《印度学举要》等等；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国学举要》这套丛书的倡议者是原湖北教育出版社编辑胡



伟同志,他要我作主编。我认为他的倡议很有意义,就答应了。于是我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进行了组稿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就是五年,现在总算基本完成了。胡伟同志现在已调离湖北教育出版社,而由该社副总编陆才坚同志负责审订和出版工作。我想,如果没有胡伟和陆才坚两位同志的努力,大概这套丛书很难完成。在此,我作为主编对他们两位同志以及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汤一介

2001年4月15日



前 言

儒学是“国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构成“国学”核心内容的部分，这一点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何谓儒学？儒学之“学”与所谓儒道之“道”、儒教之“教”又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历来有争论，近现代以来更有甚，而且至今没有结论。本书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在这里简单地作一交代。

在历史上，对于儒家学派及其学说，确有“儒学”、“儒道”与“儒教”的不同称谓或提法，但是并没有就称谓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辩论，只是在儒、道、佛之间进行过学说内容的辩论。自从西方耶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儒学是不是宗教的辩论。进入近代以后，更有将儒学、儒教区分开来的趋势。比如康有为要建立孔教，便将孔子学说当作宗教学说来看待；洪秀全反对孔子，也是从宗教的立场上反孔的。与此相对立，胡适提倡科学，便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或学问来研究，他的考据学方法更是将这种研究引向文献考证、文字考释的所谓纯学术的道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将这种学问看成是真正的“学术”。甚至在西方，传统的“汉学”研究也与这种方法有关。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将儒学视作人文关怀、人文价值的传统学说来研究，不管从哲学、伦理学、美学或教育学等

方面进行研究,都离不开它的人文主义精神或本质。这应是当前研究儒学的主流,我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并撰写《儒卷》的。

但是“人文”这一概念,范围很宽泛,涵义也不确定。中国古代就有“人文”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或“人文主义”,确实与古代的“人文”精神有内在联系,但又有新的发展,因为我们生活在现时代,不能离开现代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就是从这个文化背景出发的。更何况“人文主义”一词就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是虽然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同西方的人文主义却大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显示了儒家学说的特点。今日研究中国传统学说,包括儒家学说,必须在中西比较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但又要避免用西方学说的观点和方法套解中国的传统学说,我们应当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充分发掘儒家学说的精神意蕴。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即既要使用西方的名词、概念(经过翻译),又要与西方思想相区别,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当我们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某些名词、概念解释传统儒家学说时,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有某种“共性”;但这不是无条件



的,而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说明,在什么意义上是共同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对于这种不同,必须从内涵上加以说明,给出明确的介说。这不仅是中西互相解释(冯友兰先生语),而且是互相对话。这种“对话”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有共同的本性,因此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可谓“同中之异”。

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人文主义,主要是从哲学上说的,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尽管有人认为儒家没有哲学而只有伦理,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也没有,而只有实用伦理或政治伦理;但我们认为,儒家固然有比较丰富的实用伦理,同时又有不同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不仅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还有浓厚的宗教精神,称之为“人文主义宗教”亦未尝不可。所谓“宗教精神”,是指儒学中具有超伦理超理性的形上内容,它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伦理,即在某一宗教律令下的伦理学,也不完全是伦理宗教,即直接建立在某种伦理之上的宗教。它是宇宙意识下的伦理,或超伦理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亦即是关于“天”即“自然”的学说,所谓“天命”、“天德”、“天

道”、“天理”等思想都是对这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核心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论。它与西方的本体论即实体论又是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本卷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关于“儒学”与“儒道”之争,主要涉及到所谓“道统”的问题。“道统”之说虽然由唐朝的韩愈首先提出,并与“佛统”相对立,但是“道”与“学”的区别尚不明显,韩愈的“文以明道”实际上包含着学与道的关系。宋朝的“道统”之争,主要是争儒家的正统,但已有排斥儒学中的“非正统”的意味。当代新儒家有所谓“新程朱”与“新陆王”之说,那只是儒学内部的事情,但是牟宗三先生特别提出“道统”与“学统”的区别,却另有所指。牟宗三所说的“道统”,主要用意是突显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和精神,已非原来意义上的“道统”;但是其中又有以儒为统之意,在儒家之中又有以陆王周程(顛)为统而排斥程朱之意,并且将“道统”提升为民族文化之生命精神而将其“学”降为知识层面的东西。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在今日以开放的心胸研究儒学之时,就更加没有必要。儒学虽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但我们还是将它视为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家来对待、来研究。至于儒学内部的不同,我们在介绍中也有交代,但不可将它们的区别过于夸大。在



我们看来,不仅儒学内部的区别,即使是儒学与佛、道的区别,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都不是主要的。至于“道”与“学”的区别,实际上也不存在牟宗三先生所说的那种意义。儒家从来没有将其“学”视为纯粹知识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将“学”与“道”区分得那样严格,而是“学”以成“道”,“道”以贯“学”。如果将儒学之“学”变成一种外在的知识系统,那将失去儒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们在撰写《儒卷》时,并没有作这种区分,而是将“学”与“道”统一起来了。我们只能通过“儒学”,揭示其人文价值和宗教精神,而不能在“儒学”之外,讨论所谓“儒道”与“儒教”的问题。

应当承认,儒学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学说,虽以哲学为其主要形态,但又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整体性结构,并且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可能将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写进去,我们只能参考目前海内外研究的成果,根据我们的理解,将儒学中最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体现儒学精神的内容作一系统的介绍与阐述。我们希望,读者读完全书,对什么是儒学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书之“知识辑要”部分,由任文利完成;“历史概要”部分,经过详细讨论之后,由任文利执笔;“思想精要”部分,由蒙培元、

任文利分别执笔。全书完稿后,由蒙培元仔细阅读、修改后定稿。本丛书主编汤一介先生读完全书后,提出可否将郭店楚简的有关内容补充进去,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又在“历史概要”部分补进了有关郭店楚简的内容。

作者

1999年8月22日

国 学 举 要 史 卷



史



国 学 举 要 史 卷

史

国 学 · 举 要 · 史 卷



国 学 举 要 史 卷